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Чапаев

夏伯阳

—— [苏] 德米特里·富曼诺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Чапаев

夏伯阳

—— [苏] 德米特里·富曼诺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伯阳/ (苏) 富曼诺夫著; 文良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卷. 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58-0

I. 夏… II. ①富…②文…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0818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夏 伯 阳

作 者 (苏) 富曼诺夫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多 杰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58-0/I·2221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7
第 三 章	32
第 四 章	42
第 五 章	51
第 六 章	69
第 七 章	101
第 八 章	125
第 九 章	137
第 十 章	149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24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65
第十五章	274

第一章

车站上极其拥挤，人，黑糊糊一片。红军战士在站台上排成很长的一列，费了好大力气才阻拦欢呼的、不停呐喊的人群。伏龙芝招募的一支工人队伍，今天午夜将去攻打高尔查克。伊万诺夫-沃茨聂欣斯克各个工厂的工人全集合在这儿，告别他们的朋友、兄弟、父亲和儿子——这些新“兵”看上去那样笨拙、纯真，令人感到有点儿好笑，他们里面许多人还是初次穿军大衣！穿上大衣，不舒服，非常不服帖，鼓鼓囊囊的，就像发酵的面团。可是哪儿有时间管这么多呢？它对这些小伙子们令人敬畏的气派毫无损害。看看这一位，用皮带将腰扎得好像“高脚杯”的颈子，几乎无法喘气，然而小东西走路的时候却很威风，鞋后跟踩在地上嗒嗒直响；再看那个，吊儿啷当，漫不经心，摆出一种老兵痞的样子，刀斜着挎在腰间，一只手摁住刀柄，一脸严肃，装模作样地与身边的人不住地争论；还有一个，腰左侧插着一把手枪，右侧带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子弹带仿佛蛇一般缠在腰间，他由站台这头到另外一头，快步来回走动，要在亲戚朋友与熟人们跟前吹嘘一下他那威风凛凛的神气。

那黑糊糊的一片工人，满怀自豪、热爱的心情，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们，议论着他们。

“他们能学会打仗，老弟，肯定能学会——只要到了前线，他们就能知道打仗的味道——”

“是的，到前线去绝不是躺在摇篮中玩耍——”

此刻大家开始走动，放声大笑，全都往前伸着脖子。

“看，那个杰连基，别人都无法认出来了，他在溶铁车间内时，全身油腻，仿佛一根灯芯子，但这会儿，你看——真威风——”

“是啊，走起路来双手放在腰间——看那把军刀，和将军的一样，挎在腰间，晃晃悠悠。”

“杰连基，”一个人开玩笑似地叫了他一声，“快将军刀放在衣兜里吧，不要叫哥萨克抢了去。”

附近的人们全都放声大笑起来。

“不要让你妈拿来做菜刀用啦——”

“杰连基，可不要摔个跟头将军刀弄断——”

“当心不要把你的小手指头给削没了——你这个二把刀将军！”

杰连基·鲍吉津是一名织布工，是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雀斑，长着棕黄色的头发。他听完这些逗笑的话，转过身去亲切地看了看，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握住斜挎在旁边的军刀——

“我要——给你们点儿尝一尝，”他脸涨得通红，向那些人说出这样一句恐吓的话。他想不出该怎样答话，也不知怎么去应付这接二连三并无恶意的玩笑与逗趣儿。

“尝什么啊？杰连基，什么啊？——”跟他开玩笑的人不由得大笑道，“兵仔，来，给你点儿瓜子嗑一嗑吧！你这件军大衣可能是打牛犊子身上剥下来的吧——哈哈——哈哈——”

杰连基一脸微笑朝车厢那边走去，在一些灰色的、吵闹的红军战士当中不见了。

人们一见那些笨拙的战士，便打趣一阵儿。苛刻的讥讽，尖酸的玩笑话，像瓢泼大雨，倾泻而下——但是很快，又谈到认真的、郑重的事情。情绪变得飞快，话题也变得飞快——到处弥漫着神经质的、不安的、过分敏感的、惶恐的气氛。人群里面三五成群地在议论着。

“要是有必要，我们会将魔鬼由地狱中抓出来——大伙不是在埋怨么？比如没鞋子穿了，没大衣穿了，没子弹了——但眼下，你看——”讲话的人用手朝车厢那儿指了指，表明他讲的是红军，“你瞧，武装了足足上千人——”

“你说到底有多少？”

“是啊，看起来有一千多人，那儿仍在召集，并且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老弟，如果愿意干，肯定有法子，现在哪有工夫空谈，眼下是什么时刻呀——”

“艰难的时刻！这有什么好说的，”一个人用深沉而沙哑的声音说道。

“嗯，怎么会不艰难呢？高尔查克这些兔崽子拼命朝前跑，你瞧，乌拉尔那儿也不安宁了——”

“哦——”有个老头子叹息一声。他瘦削而矮小，穿着一件不大的皮袄，冻得不停地颤抖。他一脸皱纹，简直像块干蘑菇。

“是呀——现在我们的事情会到什么程度呢？情形真是太糟啦，”有个人用空洞的、阴郁的声音埋怨道。

有个人一本正经地答道：

“谁知道呢，活不干不出来，事情怎么也要有人去搞。你看，一搞就集起一千多个小伙子！——老弟，这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真的很伟大！——你没听报纸上说吗，军队中工人不多，但是需要。——工人比其他的任何人都更有经验——现在就有一个例子，拿巴甫鲁什卡·罗帕利来讲吧，确实是一条硬汉子——聪明，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出差错！”

“那是当然了——”

“不只是男子汉，你瞧一瞧人家马尔福莎，那个‘皮茄克大姐’，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婆娘，许多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马尔福莎是一个纺织女工，她正从一边路过，听见人们在谈论她，就迅速地转过身来，走到讲话人面前。她肩膀宽，脸盘大，一双蓝蓝的眼睛瞪得

特别大，脸上长了几颗麻子，尽管已有三十五岁，可是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她身穿一套全新的士兵服：马裤、皮靴和军上装，头发剪得很短，军帽戴在脑袋后面。

“你为什么要惹我？”她走上前来问。

“我为什么惹你，马尔福莎，是你亲自找上来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皮茄克大姐’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

“你的意思是，我像一匹野马？”

“那还会有谁？”忽然，他改变了打趣的口气，说道：“我的意思是，你倒很像一名战士——就是这样一句话！”

“像也好，不像也罢，需要——”

“当然需要——”他停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那么，你那一摊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自己家中那些琐碎的事情怎么办？”

“自己的事情算得了什么——”马尔福莎张开双手说道，“孩子全放在了孤儿院里，不然放在什么地方呢？”

“是呀，放在什么地方呀——”对方同情地说道。

然后他重重地叹息一声，用同情的、深沉的音调说道：

“啊，我们会照顾他们，会照顾他们的。马尔福莎，你别伤心，我们肯定会照顾他们——不用担心，我们待在这儿，除去替你们做一些事，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或许，到那时，我们也得去——是不是？”

“是的——”马尔福莎点点头，“这毋庸置疑——难道只有一支队伍就成了么？——你们肯定要去的。”

“那帮小伙子似乎也有点儿那个——”对方将脑袋朝车厢那边一歪说道。

“他们怎么了，”马尔福莎答道，“都盼着快点儿走呢！他们说等得失

去了耐心。只是听说要走，为什么总待在这里不动呢？——哎，安德烈耶夫！”马尔福莎冲一个走上前去的人叫了一声，“有关走的事情，那边提到过么？”

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张没有血色的脸，身材适中，动作敏捷，头戴一顶尖尖的军帽，穿着一件又破又旧的军大衣——这正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彼得堡的钳工，刚来伊万诺夫没多长时间。他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上前来，就像朝首长汇报那样，走到面前，鞋后跟啪地一碰，抬手行了一个军礼，面上没有一丝微笑，那美丽而又庄严的眼睛，定定地看着马尔福莎，汇报说：

“报告官长，火车四十分钟以后开始出发！”

马尔福莎拽了拽他的衣袖说：

“我们需不需要向大家去道别呀？伙伴们都在那儿等着，怎么也得说几句道别的话吧，你瞧——科雷齐柯夫在哪里？他去哪里啦？”

安德烈耶夫又抬手敬了一个礼，还是用一样的口气，面无表情地一字一顿地说：

“报告官长，他正在用茶洗肚子！”

马尔福莎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道：

“说什么呢，小鬼，你晕了头，瞧你把我当成什么将军了——”

安德烈耶夫忽然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用他原有的响亮的声音对马尔福莎说：

“亲爱的马尔福莎——”

“哦？”

“亲爱的马尔福莎，你自己需不需要——哦？”

安德烈耶夫噙着嘴，睁大两眼，表情丰富地扮了一个鬼脸。

“需要什么？”马尔福莎看了看他。

“你自己需不需要也讲上两句？”

然而马尔福莎什么话也没说。她抬起脚跟，越过人们的头望去。

“看，他们亲自来啦，也许——”

站在附近的人也纷纷抬起脚跟，探着脖子，向马尔福莎望的方向看过去。那儿有三个人，在大家的簇拥下向这边走来。最能看清楚的是罗帕利，他头发黑而长，长着一双闪烁发光的眼睛，身材细长。他走路的时候摇来晃去，仿佛自己的一只脚踩在另外一只脚上，动作不怎么麻利，显得很笨拙。

他旁边是耶莲娜·库尼奇娜，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是一个纺织女工。人们都非常喜欢她，因为她说话的时候，简单明了，条理清晰，动人有力，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时常能够听见她的演讲。她还没戴尖顶军帽，只包着一条头巾，身上也没有穿军大衣，只穿着一件很薄的黑大衣。现在正是寒风刺骨的正月天气呀！在她那惨白而又认真的脸上流露着心底深处所蕴藏的欣喜。

耶莲娜身边是菲德尔·科雷齐柯夫，他并非纺织工人，并且压根儿不是工人。他是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因事耽误在这儿的。他在这里居住下来，在几个地方教私学，天天东奔西跑，像一只小鸟似的，有什么就吃什么。他读过大学，参加革命之后，不久就发觉自己是个挺好的组织者，他在集会上讲话的时候充满热情，非常感人，满怀激情，尽管不是每一次都说得很有道理。工人们和科雷齐柯夫非常熟悉，大家都喜欢他，将他看成自己人。

一些人站在月台外边，见库尼奇娜、科雷齐柯夫与罗帕利走来，立即朝前涌了过去，轻声议论着：

“他们好像很快就要讲演啦。”

“马上就要走啦——”

“是呀，快点儿道别吧，也应当睡觉啦。”

“好吧，我们这会儿去和他们吻别，就算完事啦。”

“听呀，铃响啦。”

“是不是头一遍铃？”

“是。”

“整十二点开车——”

“你瞧，他们正是准备在这半夜里走。”

这些人有些身穿油腻的短大衣；有些身穿破旧的短皮袄，皮领子有许多斑块，很多地方都掉了毛，袖子特别短，胳膊肘那地方全磨坏了；还有的身穿用厚呢做的、平呢做的、或者用皮子做的黑色短茄克。真是别有风格！

车站很小，无法容纳很多人。聪明一些的人，有的爬上栅栏墙，有的坐在窗台上，有很多人站在车站两边的耳房上，往下探着脑袋，睁大眼睛看着底下的人群；还有的人弯着腰，抓着门上的拉手，有的人扶着行李架，占据着车厢的过道；也有的人爬上车顶，站到扶梯上或者踏脚板上——拥挤得真是无法形容。每个人都希望挤到最前边，离讲话的人要站的那个箱子近一点儿。人群当中，有人挤得尖声喊叫，有人呼呼喘气，有人低声抱怨，有人彼此争吵。很快，科雷齐柯夫在箱子上露面了，他身穿军大衣，破旧不堪，那是上一次大战时留下来的。他没戴手套，手冻得通红，他时常将手插进衣兜里，放到胸前，要不就是将红通通的、冻得僵硬的拳头放在嘴上哈气。他的脸比往常更惨白了。这两天夜里，他睡得特别少，又睡不踏实，整天跑东跑西，极其忙碌，真是累极了。他那向来洪亮的嗓音，现在变得有些沙哑，粗声粗气，仿佛由洞窟中发出来的。

首先是科雷齐柯夫讲话，代表支队与全体纺织工人道别。天气特别冷，大家都冻得够呛，必须抓紧时间，话要简单明了！

他往周围看了看，黑糊糊的一片人群，一眼看不到头，最靠边的人已站到有几只瓦斯灯照亮的广场外边去了，他想，在他跟前站着的几千人后边，紧跟着又有几千人之多，在黑暗的夜色中看不清楚，而在这几千人后边还有几千人，没有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忽然觉得很伤心，这黑糊糊的一片人群对他而言是那么可爱，那么宝贵，和他们别离又是那么难过！

“我还会重新与他们见面么？——我还会再次回到这儿来么？——大家

何时才能返回家乡呢？——以后我是否也会返回这里，像最近几年一样经常向他们讲话呢？”

科雷齐柯夫的心里满怀伤痛，不能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短短的演讲，也不知道应当讲点儿什么，于是叫了一声，嗓门非常高，他向来不曾像今天一样喊过：

“工人同志们，我们在一块儿相处只剩下几分钟了！最后一次铃声响起来以后，我们就要走了。我代表支队的所有红军战士们，向大家道别：再见啦！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兄弟们，不要忘记我们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了。你们应当做好准备，只要命令一下，你们便立即跟上。别与我们失去联系，时常打发人捎个信来，竭尽你们所能，从你们可怜的收入当中拿出一些钱给我们买点儿东西送来。你们应当帮助战士们！同志们，前线在忍饥挨饿，非常艰难，比这儿更艰难，你们要记住这点！你们也别忘了，我们有很多人舍弃了无依无靠的、生活无保障的全家，舍下了免不了会饥肠辘辘的孩子。你们别扔下他们不管。我们在战壕中、在行军中、在战斗中已经很苦了——要是我们再听说我们的家人因为没有依靠，无人照管，而在与死亡作斗争时，将会感到万分悲痛——临走以前还有一句话必须告诉你们：你们应当努力工作，更加团结一致地工作！你们全是纺织工人，应当知道，你们在伊万诺夫纺织的布愈多，在乌拉尔、奥伦堡那白雪皑皑的草原上就愈温暖，只要是你们生产的东西所运到之处就愈温暖。努力工作吧，同时必须牢记在心：想获得胜利，不能只凭我们的刺刀，同时还得凭你们的劳动。我们以后是否还会再相见？我们相信肯定会相见的。就算我们无法再相见，也别感到伤心，革命不在乎个人生死。再见了，可敬的同志们，我代表支队的所有红军战士向你们道别：再见了！”

好像白雪皑皑的草原上吹起的狂风大雪在嚎叫，大家淌着泪水大声答道：

“同志们，再见了！一路顺风——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

当喊声一停，紧跟而来的是痛苦的安静。过了一会儿，忽然人群当中有人低声说道：

“耶莲娜——耶莲娜来了——库尼奇娜——”

耶莲娜·库尼奇娜站在箱子上，那双漂亮的、淡褐色的眼睛看上去陷得更深了，并且都变得乌黑。她非常麻利地用手一抹脸和双鬓，将散披在头巾外边的几缕头发弄好，接着用双手将头巾压紧。

然后她用深沉的声调，好像喃喃自语道：

“同志们！”

一片寂静，静静等她讲话的人群全向她探过头来。

“我临走以前想对大家说上几句。同志们，我们那儿是前线，但你们这里，比如说，是后方，前线少了后方不成，后方少了前线同样也不成。彼此援助，我们大家应当彼此援助——这正是现在的首要任务。要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后非常安全，一切相当顺利，同志们，那么任何困难都不是问题。如果你们这儿也弄得乱七八糟，那还打仗干什么？最近两年我们工人吃的苦可不是白吃的，难道是白吃的么？难道没有意义么？不，同志们，我们做过的一切都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妇女也将到前线去了，在我们支队中就有二十六位妇女。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何等艰难的时刻，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到前线去，这正是我想向你们讲的。支队的有所有妇女，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未婚妻、女朋友，让我代表她们向你们献上最后的敬意。再见了，同志们，打起你们的精神，我们也一样——”

答复她的是从几千张嘴里发出来的真诚的欢叫、充满激情的誓言，是对她那聪慧的、动人的话语的感谢。

“噢，耶莲娜，你完全可以做个部长啦！别看是一个婆娘，做起事情来，真能比得上一部机器！”

此刻一个穿着黄色短皮袄、头上戴着油腻便帽、脚穿毡靴的老纺织工人，挤出人群，爬到箱子上。他那瘦削的脸上刻着许多道黑而深的皱纹，嘴

唇一动一动的，发出模糊的声音，在他那湿乎乎的、可是闪光的眼睛中，在他那被灯光照着的脸上，泛着一阵阵极其欣喜的浪花。

“好，我们来回答——来回答——”他犹豫了一会儿，忽然摘掉帽子，露出花白的头发。“我们将你们武装起来，我们清楚是为什么。你们会遇到许多事情，会接受种种考验，也许根本就无法返回我们身旁来了。我们这些当父亲的，当然非常伤心，可是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仍然想对你们说：走吧！既然有必要，那就必须去。没有什么可耽搁的，只要不给自己的事情添乱就行，我指的是我们的大事呀！在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想一下我们，困难很容易就解决了。我们也对你们担保：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不会扔下不管，不会忘了他们；我们能够帮多大忙，就帮多大忙！不用说，忙是肯定帮，因为这是战争。不这么做不行——”

老人一本正经地张开双手，阴郁地、清楚地咂巴着嘴说：

“无论如何，总之是没有其他的出路！”

接着，他站了片刻，打算再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想出来，因此一挥手，迅速地把帽子戴在还剩几缕稀疏白发的头上，他刚想走开，又忽然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再见了，孩子们——也许，根本——”

老人满含眼泪，声音哆嗦着，哆嗦的抽泣声仿佛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人群。

“或许，没准儿——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战争还有什么可说的，战争也许——”

眼泪从老人那潮湿的眼睛里落了下来，钻到他那很深的皱纹中。他用短皮袄的脏袖子擦了擦，将眼泪抹了一脸。人群当中很多人都流泪了，有的人对这个从箱子上面下来的老工人喊着：

“是的，老爹！说得没错，说得没错，老人家！”

老人走下来，箱子上面已经没人了。在人群的上方传来第二次铃声，悦

耳而又洪亮。科雷齐柯夫最后一回跳到箱子上面。

“好吧，再见了！叫我们再重复一次：再见了，同志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相见，希望我们以后能快乐地相见，乌拉！”

“乌拉——乌拉——乌拉！”

喊声刚刚安静下来，一道命令就传了过来：

“全体支队，各就各位！”

便帽、军帽和尖顶帽开始匆忙地摇晃着，吻别的声音响成一片。告别的说话声、严肃的叮嘱声、悲伤的请求声、徒劳的慰藉声，纷乱地交织起来，在空中响起。

一位母亲趴在一名紧皱眉头的红军战士的肩膀上，脑袋不停地动着，泪水挂满灰白色的脸。母子两个，一个在哽咽，在哭泣，在放声大哭，一个傻傻地站在那儿，郑重、坚决，静静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全队都坐上车，送行的人们更接近车厢啦。由车窗向外面看去，只能看到黑压压一片，无法看清模样。他们在纷乱地、焦躁地来回推搡着，真像一只皮毛很厚的野兽，它有上千双爪子和上千双眼睛，可是又像一头毛乎乎的、身体自由伸缩的大熊。

第三次铃响了——

哨子吹得仿佛夜莺鸣啭，汽笛响得仿佛猫头鹰尖厉叫喊。机车的喉咙在艰难地冒气、吐烟、喘息。车轮压在结冻的铁轨上嘎吱作响，突然哐啷一声，车厢传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火车离开原来的地方，往前驶去——

红军战士们由车厢中伸出头去呼喊，密密麻麻的人群灵敏地跟在火车后面，一边跑一边喊。很快，列车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只能听到从远方传来的一阵阵轰隆作响的声音，响声愈来愈远，逐渐地在苍茫的夜色中听不到了——

深夜时分，纺织工人们冒着一月的严寒，低下头，满怀阴郁的心情，眼含泪水，讲着悲伤的话语，离开火车站，分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由伊万诺夫-沃茨聂欣斯克到萨玛拉走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少有两周。可是在那时候，可以说是最快了。途中根本不觉得很疲劳，很多新的地方令人非常感兴趣，不同寻常的环境坚定了大家的意志，早晚不同的感受不停地激发人们的精神，大家的心情仿佛琴弦一般拨到最高的旋律。明显的新奇感除掉了旅途当中的孤寂与苦恼，除去了在僻静小站上停车等待的烦闷。火车只要停下，车厢一边立即就热闹起来。在长长的旅途当中，时常举行群众集会，开一些大小的会议，主动组织临时报告会，和那些热情的听众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谈话。在这支布尔什维克纺织工人组织起来的队伍中，全是一些聪明能干、严格要求自己的小伙子，他们在途中给人们留下很深的、意外的印象。那时候，在大火车站里，在僻静的小站上，在很小的城镇中，在乡村中，有数不清的“自由军”四处窜动，既无人理会他们，也无人接受他们。因此有了各种不同的大小队伍，不同牌号的“地方武装”与一些暗无天日、只知蛮干的人物。他们毫无目的、令人不解地在广大的俄罗斯土地上来回游荡。这一群群、一队队人马，都靠着老百姓生活，谁也不给他们关饷，他们处处横行霸道，惹出事端。他们想怎样闹就怎样闹，无人管束他们，因为在贫穷的地方，苏维埃政权尚未加强，还没有完全强大。

人们在那时候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人仅有一双闪亮的眼睛、两只警觉的耳朵、两只能劳作的手，两只肩膀夹着一颗头、胸膛中有一颗孤寂的心，是完全不够的。在那并非人过的日子中，做人该是多么难呀！

苏维埃国家的出色人物都到前线去了，其余的人在后面日日夜夜地劳作，疲惫不堪，哪儿能凡事考虑周全，凡事都能听到，又怎么能将应当做的事情全都做到呢！在那动荡的年代，在偏远省份的灌木丛里，在遥远农村的密林中，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情，是永远不可能有谁知道。人们所遭受的悲痛渐渐化成眼眶中的泪水。那些为所欲为、目无王法、处处窜动的“自由军”，四处乱撞，肆无忌惮地蹂躏着苏维埃生活的幼芽，再神气十足、毫不在乎地一哄而散。

旧的推翻了，新的尚未建立。没有依靠的人们到哪里去安身？这一阵狂澜是什么人掀起来的？

哦，是布尔什维克吗？是他们那些暗无天日的“自由军”搞得人们无法安宁，给人们造成了极度的悲痛吗？

新的政权正在为这些到处闲荡的野马准备套索，可是在那时，人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因此，遥远地区的农民们将自己一切沉甸甸的悲痛和积在心里的愤恨，统统发泄到布尔什维克身上啦。

“强盗！歹徒！懦夫！”

眼下农村人与小城镇的居民们意外地在这个支队中，在这一千多个布尔什维克纺织工中见到的，不如说，全都是一样的好人，这些好人留心地、认真地倾听并采取他们的意见，亲切地对他们的一些问题做出回答，如果需要还做简明扼要的说明。这些人不乱翻他们的仓房，不打开他们地窖的门，不用他们的东西，如果用的话，也会给钱。农民们都觉得惊讶。这是新鲜事！这是一件怪事儿！这是被人们称赞的事！有的时候，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几天几夜，居民们便从很远的村庄赶来“听一听聪明人的讲话”。宣传工作搞得简直是太棒了！这为伊万诺夫-沃茨聂欣斯克纺织工人将来在内战的时候大肆进行宣传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随处都能看见这些红色的纺织工人——在中国的边境上，在西伯利亚的大森林中，在奥伦堡的草原上，在波兰的边境上，在比列柯普附近的锡瓦什湖畔——他们哪儿没有去过，哪里的战场上他们没淌过血呢？就是由于这样，人们是这么爱戴他们，拥护他们，喜欢他们，可是也有人厌恶他们。也就是由于这样，人们想念他们，编成歌曲在宽广的苏维埃平原上处处歌颂他们。

这会儿他们正开向前线，坐在冰凉的棚车中，冒着一月的刺骨严寒，学习、工作，思考、思考、再思考。因为他们都知道，必须做好准备，应付一切。不但应当学会用刺刀打仗，并且得学会用使人信服的、显明的话语，理